



自由都在风里
◎李斌

一两春风填我十万八千梦

◎陈二适

我向沃野张开双臂
野蜂用复眼拆解我的思绪
季节用喉咙
正吞下最后一块积雨云

有人兜售液态的黎明
引起所有等待兑换的沉默
暴发出火焰
一切光明的事物

都成为春天特供的硬币

当柳絮无数次穿过我
透明的口袋时
野蕨在玻璃幕墙的褶皱里
数清所有未拆封的叹息
我书案上的册页
就蠢蠢欲动
试图将一切梦想

都画成蓝图

而我,有一两春风足够
一两春风就可填我十万八千梦
就可让我,拥有繁花生动
拥有时光里不可复制的篇章
就可让我所有的文字
都跳跃出光芒

金色的故乡

◎明思践悟

清明节,我回到故乡——通州石港,赶上晴好天气,呈现出一派春意盎然、万紫千红的景象。桃花、杏花、梨花、海棠、樱花,还有自命清高的兰花,或浓妆、或淡抹、或整齐、或零散地在农人家庭院开放,而最旺盛的还要数那在田间地头、沟沟坎坎盛开着金黄的油菜花。

民以食为天,故乡的人们更钟情于平平常常的油菜花,给足了土地、给足了肥料,让油菜花霸气地占据了乡村的视野,一任油菜花肆无忌惮地染黄了一片片田野、一个个乡间,将整个故乡浸染成璀璨的金色海洋。

桃红柳绿,梨白兰香,美不胜收,只要我们细心观察,它们仅仅是为遍地黄花的故乡做了一些点缀。因为这个时期,在乡间的田畦旁、河岸边以及房前屋后的隙地上,处处被金黄色染遍,更不用说那大片大片的农田了。我所到之处满眼都是盛开着金黄的油菜花,一簇簇、一片片,随风摇曳,热闹非凡。

“油菜花开满地金,鹁鸪声里又春深。”清明时节,百花齐放。以前我常爱吟诵“忽如一夜春风来,千树万树梨花开”的古诗,用它来形容白色雪花,可用来形容故乡的“黄花雪”明显不妥当、不到位,因为故乡的油菜花开放得太过壮观、太大气了。虽然那些娇艳妖娆的奇花异草能给故乡带来许多明亮和俊美,而油菜花毕竟受到平民百姓的热爱和支持,它自然成为故乡春日的主人,而且它又那么强大、那么生

机勃勃!

油菜花没有海棠、樱花之艳丽,也没有兰花之俊雅。油菜的茎秆虽柔软,但站姿笔挺,精神抖擞。它的花形简单,四片金黄色的花瓣两两相对,呈十字形排列。看起来很朴素、很平常,千枝万朵一个面孔、一个模样,它们犹如一群群庆丰收赶热闹的妇女腰鼓队,一色着装,成群结队,你追我赶,一浪推着一浪,让人感觉到一种美丽的乡景。

农谚说:“清明菜花黄,秋收粮满仓。”菜花香,百姓乐。所以油菜花虽然不是什么名牌大腕,而前来捧场的人却很多,因为她们的演出很接地气,深受人们的喜爱。

油菜花的确平凡,认为其含有高贵气的人可不少,有的地位很高,连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是这么认为的。当年他下江南时,路上遇见那遍地盛开的黄灿灿的油菜花发出耀眼的光芒时,情不自禁地提笔写下七绝《菜花》:“黄萼裳裳绿叶稠,千村欣卜榨新油。爱他生计资民用,不使闲花野草流。”这是对油菜花的绝唱,也是“民以食为天”思想的表露。

乡村的人们从来就认为油菜花不贱不俗,反倒很有贵气。正是有了这种朴素的想法,在他们眼里,油菜花由一朵朵推广至一望无际,便是丰收的希望、民间的乐事、天下的喜事。所以,面对遍地流金的油菜花,笑得最欢、最甜的是那些常年种植油菜的老把式们。我在田边遇到一乡亲,他笑容满面地说:“我种了大半辈子油菜,数今年开得最多、最

好,你看那一片金黄!”春风荡漾,黄花齐放,农人们仿佛成了富翁,不光田野金黄,不光阳光金黄,连天上的云朵也变得金黄,这是油菜花给人们带来的自信和希望。面对此情此景,大家无不欢欣鼓舞、拍手称快。

油菜花带着故事、带着画面、带着诗意来到故乡,它们浓缩了天地间金黄的色彩。那泼金溢彩的黄,黄得吸人眼球,让人心花怒放;黄得金光闪闪,让人心旷神怡;黄得满地流金,让人信心满怀。我十分有幸,在这样美好的日子里回到故乡,观看美景,大饱眼福,分享快乐,幸福无比。

我漫步于故乡黄花海洋之中,一步一景,步步美景,被弄得眼花缭乱,拿出手机,一时不知从哪个角度取景,也不知何时按下的拍照键,更不知拍了多少张照片。我想,这主要是我还没有抓住这满地黄花世界的灵魂,故乡人民的丰收梦想是主旋律,金黄便是主色调,更何况还有涤荡的春风,故乡的舞台上尽是拍不完的美景。

清明节后返城时,我从老家的田园里摘下几束油菜花,小心翼翼地置于我的案头。晚上灯光照耀,越发油亮金黄。我触景生情,诵起《咏油菜花》中“几度阡陌黄花间,阵阵清香充宇环”的诗句,我的心情也越发愉悦。而我眼前几朵金黄细碎的油菜花散发着缕缕清香,很快从我心底升腾起一片绚丽的烟霞,成为我对故乡美好金色难忘的记忆。

紫琅诗会
◎彭伟



春天的知音

◎彭伟



当木窗棂推开第一道缝隙,整个春光便如新裱的绢本,带着未干的彩墨,一帧帧嵌入窗格。远处水岸是青石洇染的底色,近处桃枝恰似胭脂撇捺的题跋。而推门踏入庭院时,脚下分明踩着活字排印的诗行——紫荆是工整的小楷,柳絮如飞扬的行草,连田边钻出的小红花都成了诗页边的朱砂押。我如一尾贪吃的鱼,在春光装订的书海里游弋。有时,我像感叹号似的,笔直笔直,伫立杏花枝边上观赏;有时,我像省略号似的,走走停停,漫步樱花树下遐思。薄暮时刻,夕阳洒光,给所有景物镀上闲章,连我的影子都成了游丝书作,于落款处游动。门窗不是画框的边界,而是画纸上的天头地脚。正如精美的善本书,总要留些余地,让春风来批校。

春的美妙像王摩诘的诗句,细水潺潺,禅意绵绵,待人品味。巧合的是,我的家乡如皋一马平川,少山可攀,多水可寻。我天天要去闸桥接娃,师范附属小学的泮池、城河,近在咫尺。忆往叹今,大约四十年前,我于此读书,柳丝疏淡,别无他景,现下铺上绿草,栽满柳柳。冰澌溶泄,冰泮发蛰,河水惬意地流淌着;百草绿春,万花闹春,樱花恣意地绽放着,柳丝任意地摇曳着。圆的泮池、长的城河连作一体,形成玉带状的水面,清爽像镜子。Look at the mirror(看镜子)也好,Look in the mirror(照镜子)也好,不像猪八戒的镜子,春天的镜子里外总是悦目的。镜面仿佛绿纱似的宣纸长卷。柔嫩的柳丝像美人刘碧玉的秀发垂入倒影。东风拂过,秀发摇曳,几片或白或红的樱花瓣飞入柳叶间,仿佛头钗。柳丝垂发,花瓣美钗,一幅《仕女梳妆图》“悦然”镜中。

倒影里的春天不只古典,还很现代。河水吞下整个春天的光影,将云影柳色搅拌成流动的新作。夕阳倾泻颜料桶时,水面便浮起莫奈的调色盘——碎金在浪尖跳着点彩。柳枝是即兴的炭笔,每隔三秒就修改一次水纹的草稿;樱花则是任性的丙烯,刚画妥一瓣粉红,又被游鱼叼走半片。最叛逆的是春风,把倒影当成画布:时而用涟漪拓印康定斯基的几何,时而借漩涡抄袭波洛克的滴彩,连野鸭游过的轨迹都成了马蒂斯剪贴的曲线。我不禁唏嘘:这汪春水从来不是镜子,而是一位永不停歇的抽象表现主义大师——每圈涟漪都是他的艺术结晶。

倏忽一阵冷风暴雨连夜袭来,仿佛冬天蜷曲的尾巴睡醒了,冰凌状的,倒刺向春天。那些倒影镜面中的画作,无论古典抑或现代,都已归零。飘零的花瓣大大小小地落在水上,仰脸朝天,背贴水面,仿佛不忍照镜的仕女。残败的枯枝长长短短地漂在水中,随波逐流,任风吹打,仿佛不愿吮墨的诗笔。此情此景,我思绪万千,蓦然念起《扬州画舫录》中的珍珠娘临终前“揽镜意慵,辄低亚自怜”,诗人黄仲则见状,心中不忍。数年后,怀才不遇的黄仲则于郁闷中英年早逝。故而友人评骘:“美人色衰,名士穷途,煮字绣文,同声一哭。”同情必然,但我从不黯殇。至少美人美过、名士名过,就像樱花红过、柳丝绿过,即便短暂,也很灿烂。又有苏轼揄扬杜甫笔下的黄四娘,因诗名垂千古。珍珠娘也因相遇黄仲则,流芳后世。那水中木、镜中花即使一片残春破景,只要遇过知音,也应知足了。

我愿像苏轼、黄仲则那样痴情,做春天的知音——无论美春,抑或残春,都爱入心底。

江海风物
◎彭伟